小说 世界

# 五元钱

●叶霜飞

十二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母亲带着四岁的妹妹远嫁他乡，家里就剩我与奶奶相依为命。

奶奶老是咳嗽，咳得我心慌。

有人劝奶奶去医院看看，奶奶边咳边摇着手说："不碍事的，庄户人家没那么娇贵，着了点风寒，喝点姜茶就好了。"

姜茶天天喝，可奶奶的咳嗽从未消停。

我扯着奶奶的袖口，央求道："奶奶，去找医生看看吧。"

奶奶抚摸着我的头，深深叹了口气。

那天上午，二三两节课是班主任江老师的作文课。咳了一夜的奶奶在天亮时方沉沉睡着。我割好喂牛的草，没来得及吃早饭就赶到学校。到第二节课下课时，我已饿得浑身发软。

绝大多数同学去做广播体操了，教室里就我和卫生角那桌两个仍伏案酣睡的同学。我坐在座位上，百无聊赖。

突然，前右桌班长半开的抽屉里一本小人书吸引了我。我将小人书拿到手中，正是广为流行的《射雕英雄传》。

我津津有味地翻阅着。翻着翻着，我的目光定住了：一张五元的钞票夹在书页中。我下意识地往后瞅，卫生角的两个同学仍伏在桌上。我飞快地把钱藏进兜里，把书放回班长的抽屉，蹑手蹑脚逃离教室，躲进厕所。

直到课间操结束，本班同学来上厕所，我才离开。然后，我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把五元钱藏起来。

"铛……铛……"上课的钟声像无形的鞭子把操场上疯闹的学生赶进各个教室，操场立刻安静下来。

我磨磨蹭蹭，最后一个走进教室坐到座位上，装模作样地写作文，两耳却竖起，注意听周边的动静。

"咦，我的五元钱不见了！"有同学叫起来。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

五元钱对我们学生而言可是一笔巨款，当时一根带橡皮擦的铅笔才五分钱，一个学期的学杂费两元钱，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十元。班长的父亲是乡信用社主任，母亲在乡政府上班，家庭条件相当好，她有五元零花钱不奇怪。

班长的同桌李妮飞奔似地跑去找班主任报告，在走廊与班主任撞个满怀。

江老师一进门，赵二宝和张小山异口同声嚷道："老师，我们班有小偷，偷了班长五元钱。"

"瞎嚷什么？"江老师瞪着赵二宝和张小山，扬起巴掌作势要打他们。

赵二宝、张小山吓得吐了吐舌头，噤声了。

"上课这么久了，你们还在吵还在闹，看看隔壁班哪像你们！全部去操场罚跑五圈！"江老师敲着桌子，凶巴巴吼道。

五圈跑完，大家气喘吁吁地回到教室，静等江老师处理"失窃"案。

"谢小花，你丢了五元钱？你好好想想，会不会忘在家里或放在别的地方。"

"老师，钱就夹在这本小人书中。我记得很清楚，不会错的。"

"你一定记错了，李妮，你帮谢小花找找。"

李妮把谢小花抽屉里的书全部放到桌上，一本本一页页翻过，同学们的目光集中在她手上。

我把语文书打开，竖在桌上，下颌抵在桌上，心"怦怦"乱跳。

"找到了！"李妮兴奋地喊道，扬了扬手中的五元钱。

"从哪里找到？"

"新华字典里。"

江老师脸一沉，指着谢小花批评一通："你身为班长，做事粗心大意……"

谢小花几次欲辩解，都被江老师严厉的目光止住，只得委屈地坐下。

"这件事到此结束，不要再议论了。"江老师威严的目光扫过每个同学。说罢，他走下讲台，把五元钱递给谢小花。然后，他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了《孔子不饮盗泉之水》《乞丐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

放学后，我带上那五元钱到医院，把奶奶的病况告诉医生。医生开了两种药：一种白色药丸，一种黄色药丸，都只有筷子嘴那么大。服药几天后，奶奶不咳了。

之后的每个周末，我砍过柴卖，挖过泥鳅卖，挑过稻草卖，什么能来钱就干什么。筹集到钱后，我趁值日时把五张一元的钞票夹到谢小花的语文书中。

谢小花翻看到钱时，没有声张，拿着课本匆匆走出教室。

一会儿，江老师满面春风地走进教室，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这次勤工俭学拾稻穗，我们班交得最多，学校奖励我们班十元钱。这十元钱寄放在班长谢小花那里，哪个同学若有急用，可先借。"

之后，谢小花的书本中隔三差五会出现一元至五元数目不等的钱。

山情 水意

# 初探闽江源

●黄明生

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踏春的好日子。应文友邀请，我们一行前往建宁的闽江源头，探寻那早已魂牵梦萦的新奇。

我开着车，紧跟"向导"车后，沿着陡峭的乡间公路盘旋而上，每拐一个弯道就会听到在轮胎碾过埋在水泥里防滑钢筋发出粗糙的摩擦声，心里不禁直打鼓：在弯道处用钢筋铸成的缓冲带，还真是首遇！所以，直到将车停下，我的心才从惊悚中稍稍安定下来。

我们冒雨缓缓拐进山道，路边有块"张家山"的牌子，表明这个村的历史名称和地理位置。村口有几间破旧的传统民居，一排东倒西歪的篱笆边有几只啄食的土鸡；几棵两米多高的红豆杉经雨淋之后显得更加翠绿；草丛山涧随处可见，尤其是飘浮在重峦叠嶂之间淡淡清清的雾气，以及润湿的泥土味杂在清冷的空气里透人心脾；呈梯田状的水田里覆盖着一层薄毯般的红浮萍，还有许多小蝌蚪在浅水里游动……在这春意盎然时节，我颇有阅尽春色的惬意和轻松。每当避开喧闹的城市，来自山林间独特的气息会给人浑浊的心田注入清泉，还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情绪。

然而，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呈现无法分辨的岔路口，哪条才是正确的道路？几经拨云见雾，我们无功而返。只好继续前行，走到路边并排着的两棵挺拔粗壮的大树时，又见有岔路，犹豫不决之间，我们才在气喘吁吁中恍然大悟：原本以为不用花太多工夫即可观赏到的闽江源，却不知深藏何处？一时间，古人那句名言绕过耳际："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迷途了，岂能再盲目行动。于是，有人提出到村里去询问知情者的建议。文友白云折回村里，之后带着仿佛真实可靠的消息满怀信心地喊道："出发吧，前面不远处便是！"在笋榨房里躲雨的我听到喊声后，还笑着调侃："今天真是三迷闽江源了。"

尽管风雨模糊了我们前进的视线，但白云始终自信地冲在探寻者的最前面。况且他曾几次到访这里，相信只要目标明确，坚持到底，凭着往日留下的记忆就一定能够找到永不消逝的闽江源。

风雨中，我们一直怀揣着"闽江源"，可行进的脚步逐渐分散开来。有的小心翼翼地走在田埂上，有的站在山边观望，有的一个劲地往山坡上爬去。我索性站在半山坡上远眺卧于山谷旷野中的张家山村，只见山峰林立，满目葱茏，时而清晰，时而朦胧，感叹在变与不变的时空中，那些人世间兴衰的沧桑，油然而生脱俗出世之感。

有道是"三岔口上柳暗花明"。就在我们徘徊不前时，突然从茂密的丛林中传来震撼人心的喊声："找到了，快来呀，闽江源就在这里！"大家顿时精神大振，一边高声响应，一边相互帮扶着奋力而上。

一块布满青苔的巨石上镌刻的"闽江源 省闽江办 一九九二年二月"的摩崖石刻终于赫然眼前。伫立在源头处的峭壁前，所有人都兴奋极了，全然不顾被雨水打湿的身子，有的甚至不顾被刺破还在汩汩流血的手指，拥在巨石前拍照录像，将深埋在岁月中的景观收藏在自己的档案里。友人荣璇激动地说："今天的功劳还是要归功于白云，不然我们都会回头。"再次造访的绿笙肯定地说："虽然一时迷失，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我倒想起罗建玲的《咏闽江源》："层峦叠嶂漫无边，太弋逶迤古道沿。林海闽源辉韫玉，曙光旖旎绘山妍。"

仔细观察，巨石下方原本有一泓汩汩流淌的清泉不知何时消失了，看不到一点水源的痕迹，四周被从树上掉下来的枯枝败叶覆盖着，因而，不能相信这就是福建母亲河的源头——闽江源！我禁不住用小木条在巨石的下方戳了几下，渴望能见到巨石的缝隙里突然冒出一股清泉。深知枉然，可心存念想。还好，这里有个权威的记载，让闽江源清晰地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1991年和1992年，福建省闽江流域规划开发管理办组织闽江江源考察队，先后两次对闽江江源进行考察，经过分析比较，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确认台田溪为闽江正源，闽江源流为台田溪—水茜溪—九龙溪—沙溪—西溪—闽江。

当我们走在回程的山道上，忽然间看到一直隐匿于重重浓雾中的主峰九县石耸立在如黛青山之巅。"看，九县石！"惊呼中，我们纷纷举起手机拍下这可遇不可求的难得景象。原来，之所以这么命名，是传言如果在天气晴朗时登顶九县石，可以饱览闽赣九个县的风光。面对如此震撼的九县石，总觉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此后，同行者邱福轩几经斟酌，有感而作《浪淘沙·探寻闽江源》，特录文中："山路险难行，弯急心惊。雨迷岔道几回侦。远客溯源因趣结，一路披荆。谒石喜难平，却又伤情。迹干未见有泉泓。九县石翩然入眼，逸境如笙。"

小说

# 老人和牛

●常 柏

一大早，老谢就把水牛牵到离菜园不远的山坡上吃草，自己则在菜地里干活。偶尔看一眼甩着尾巴吃草的水牛，老谢的心情轻松愉快。

20年前，老谢买回一头刚出生不久的牛犊，像得了宝贝一样，特意在自家宅基地上建了一间牛栏，每天带着水牛出去吃草。水牛有别于黄牛，遇到风霜雨雪等恶劣天气，黄牛可以关在栏里喂饲草料，水牛则必须风雨无阻出去吃草，一天不走，牛脚就会肿大。牛长大可以耕地后，更是朝夕相伴。水牛性情温顺，与老谢十分默契，耕起地来扎实稳当，效率极高，只要牛橛子一动，它就知道往左还是往右，向前还是向后，很少需要吆喝或鞭打。老谢有时生病没去放牛，水牛像是得了心灵感应，再见面时会对着他叫几声，似在表示慰问。老谢则用手掌在牛背上拍几下，表示感谢。

一晃20年过去了，水牛变老了，地也耕不动了，好在这时老谢家也不用耕地了，因为他家的水田全部被政府征用了，剩下一些菜地分配给三个儿子，无需用牛了。老谢也到了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时候，照理说不需要去放牛了，但他对水牛还是一往情深，依然每天都带出去放牧。倒是水牛略微感到不安，它似乎知道自己老了，不能为主人效力了，因此，每当主人带它出去吃草时，眼神中就流露出比往日更多的温情和感激。

看着父亲和牛一天天老去，子女们便商议把老牛卖了，避免父亲外出放牛出意外。老谢起初坚决不同意，但禁不住亲友们的反复劝说和多方压力，勉强答应了。

一天，一个牛贩子来到他家，绕牛转了一圈，看了看牛的牙齿，摇摇头说："这牛价钱不高。"经过讨价还价，牛贩子最后开出了6000元的价格。儿子们觉得这个价格符合市场行情，便答应成交。这时，一直坐在房间里的老谢走出来，说没有8000元谁也不能把牛牵走。大家顿时愣住，一筹莫展。牛贩子见没有回旋余地，便知难而退。见此情景，子女们背着父亲紧急商议：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今天必须把牛卖出去。他们作出决定，大家先拿2000元给牛贩子，垫补8000元的价格缺口，和牛贩子演一出"双簧"。事不宜迟，谢老三迅速从家中后门溜出，三步并作两步地赶上牛贩子，把事情交代清楚后，又飞快地潜回。

此时，子女们正七嘴八舌责怪父亲：您不把牛卖掉，就还会出去放牛，您都快80岁了，出了意外怎么办？钱多钱少无所谓，关键是要保重身体。老谢闷着头不搭话，由着子女们发牢骚。20年的付出与陪伴，老牛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当初勉强答应卖牛完全是迫于子女们的压力，如今生意做不成，正合自己的心意。

牛贩子回来了，进门就说："我刚才想了一下，大老远过来，空手回去不划算，价格上你们再让一点，我就把牛牵走了。"谢老三说："我父亲说了8000元，没得商量。"子女们也坚称价格不再商量。牛贩子便显得无可奈何地说："这趟生意连路费都没赚够，就算交个朋友吧。"

没想到，这时老谢又想反悔，说这牛不卖了。子女们慌了，对父亲正色道："那不行，您都答应人家了，现在又反悔，讲出去让人笑话。"老谢不吭声了，他后悔没把价格再抬高些，彻底打消牛贩子的念想。当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事与牛贩子无关。子女们见时机已到，便叫牛贩子赶紧把款付清，将牛牵走。水牛预感到自身必然走进屠宰场的结局，步履蹒跚地从牛栏里出来。它不时回头，想最后看看主人，但始终未能如愿，因为主人实在没脸见它。走到路口时，它突然"扑通"一声跪下，朝着老谢卧室方向"哞哞"叫着，让大家手忙脚乱一阵后，它才吃力地起身，跟着牛贩子上路。老谢呆坐家中，心如刀绞，任凭老牛的呼唤渐行渐远。

水牛卖了以后，老谢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也比过去寡言少语了。唯一不变的是，他每天都荷锄出门，到菜地里走走，看到熟人在劳动，他就把锄头横放在畦上，坐在锄头炳上抽旱烟，与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一待就是半天。其实，菜园由儿子们打理着，根本不用他操心，他只是出去散散心，排解一下情绪。至于锄头，只是他行为的道具。人老了，需要陪伴，老伴去世后，水牛成为他最忠实的伙伴。如今，水牛没了，自己的魂也丢了。

老谢去世的那一天，与几年前他卖掉水牛正好同日。

新人 新作

# 您好，父亲

●王秋兰

在我们仨兄妹"威逼"下，当了十一年牧羊人的您，终于告别朝夕相处的羊群，开始晚年生活——跟着母亲到厦门二哥家带孩子。"我要回家，老家住着才舒服。"几乎每次与您通话都是这句。我很想让您在我家住上一段时日，可您总是不肯，怕给我添麻烦。我知道您是个固执的人，倔强起来谁也拿您没办法。

记得九岁那年，不知何故，我的大腿开始疼痛并伴有腰椎间盘突出，要时常摁着大腿，弓着背才能稍稍缓解。您和母亲带着我辗转各大医院住院治疗二十几天，未见好转。出院后您和母亲四处打听民间偏方，那时但凡有人说起哪里医生不错，您都会带着我求上门去。虽然用了很多偏方试了许多方法，但病情并未有任何改善，我的背却有越来越驼的倾向。那时的我很担心自己变成残疾人，一度忧伤绝望。每每看到其他同学在操场自由奔跑就独自躲在角落掉泪，别人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或一句玩笑也能让我神经敏感、黯然神伤。您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半年之间，不到四十岁的您骤然显出苍老来：额头上的皱纹加深了，鬓边多了缕缕白发，眼里满是深深的焦虑与无奈。兴许是老天爷被您和母亲的虔诚感动了吧！终于，有位远房亲戚打听到一个边远县城的医生。在他专业又独特的治疗下，我终于又能生龙活虎地自由奔跑了。我是多么幸运呵，如果当初没有您和母亲的坚持，哪有今天健康活泼的我！

您的坚持，不仅让我重新拥有健康的体魄，更改变了我的命运。人们都说读书要么靠天分，要么靠勤奋努力。二哥读书很有天分，轻而易举考上县城唯一一所一级达标高中学校，我靠勤奋努力，仍以7分之差与名校无缘。当年，正当我郁郁寡欢准备去上另一所普通高中时，您却作了个决定：让我上一中！您四处求人到处找关系，又交了八千多元的借读费，让我如愿成为梦寐以求的一中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那时因为刚翻建新房，家里已经欠了一屁股债。那个年代的八千元，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两年不吃不喝都无法赚取！我不知道您在借钱的时候，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又遭受多少冷眼遭遇怎样的难堪？后来辗转听到小舅曾劝说您的话："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再说又不是你亲生的，能给口饭吃不饿死就可以了。"小舅的话很糙，可谁又能说什么呢？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不要说养女，就算是亲生女儿，能上到初中就算不错了。

虽然打小从碎嘴婆子那隐隐听说自己的身世，但我从不以为意。因为我不仅没感到与其他小伙伴有任何不同，甚至比他们更有优越感。调皮捣蛋了，会被您不痛不痒打几下屁股；做错事了，您总是苦口婆心教导；取得好成绩了，您总是与有荣焉一脸的灿烂……上初中当寄宿生时，我的同学大多只能徒步十公里回家，家里条件好的才有2元的返家车费。而我除了车费，另外还有十元的零用钱！以至于同学们以为我的家境十分富裕，谁能想到您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所以，您说，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养女呢？

您后来的举动，更让我怀疑我的养女身份。上一中后，我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更加勤奋努力，平时成绩也不错，命运却屡屡与我开玩笑。第一次高考前，或许太过紧张，竟然生病了。带病上考场的结果是成绩只过二本线。我心里十分不甘，连志愿都没有填报就决定复读。您二话没说，又一番举债，支持我的决定。第二次高考，成绩还算如意，却因报错志愿，又一次名落孙山！我更不甘心，还想再次来过，但不敢开口。那时您遭遇煤洞塌方，做了腰椎手术加塞钢板就此丧失劳动力，母亲的脚也被煤块轧断了——然而，您没有一丝犹豫，让我再去复读！您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又四处求爷爷告奶奶……面对乡亲们的冷嘲热讽、亲朋好友的轮番游说，倔强的您只有一句话："我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一定不能让孩子再吃这个苦了！"在您的坚持下，我再次走上了复读之路。第三次高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如愿考入了一本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抱着您，感慨得不能自已……

一路走来，堂姐很是羡慕我甚至嫉妒我。当年，伯父坐拥煤洞家境殷实，却不愿送她读中专，只是将钱花在培养儿子上。堂姐初中毕业，便去工厂打工了。对于往事，我不知道伯父是否后悔过？但您总说："哪怕再来一次，也依然不会有第二种选择！"说这话时，您一脸的坚定！难怪堂姐会赌气说，我才是亲生的，她才是养女！

而我，确实是您的养女。当年正处于计划生育严控之际，我的亲生父母为了生儿子，一生下我就把我送人。当时您正想要个女儿，于是我们就续上了父女的缘分。

暗地里，有乡亲会戏称您为老头，因为您真的显老：虽然才六十出头，但由于超出常人的辛勤耕作，脸上已满是皱褶。又由于您老爱笑，眼角的鱼尾纹尤其明显，背已佝偻，头发也接近全白，已远远老于您的同龄人了。但在我心中，您始终高大健壮，是我人生中永恒的灯塔。

感恩遇见您，我敬爱的父亲！衷心感谢您，我亲爱的父亲！祝您余生幸福、快乐！我挚爱的父亲！